渠亭文稾

半部

刻

PL
2705
.94A6
1889
v.1

LIBRARY
SEP 2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渠亭山人
半部稿

張杞園先生小像



煌ヒ前烈不絕如縷陵谷容
稻獨力擔柱壯好遠遊傾耳
結友每顧廚之間聲多定交
于杵臼時手一編晦冥風雨
遁跡滄于自刻益苦或屈杞
田以著書或藉夏肆以考古
啟知園叟之平生庶幾于弌
其可睹　杞園老人自題

午部稾序

新城　王士禛　貽上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而吾不敢以爲學者之倏鵠隱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涸瀁之津而不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于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

古文始于柳開穆脩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翺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躐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峯後渠浚谷稍自異者二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

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見
安丘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十年而
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君寔有之君博雅
能鑒別書畫古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閒歲出游
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閒觴詠以
爲樂既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人若此其
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向求之數
十年而未見者乃近于君遇之哉古書目錄刱于
七略六略荀勗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沿之亦曰

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名己之文章則始于弇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曰半部豈其中欿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問之

康熙辛未七月之吉

渠亭山人半部稾序

淄川　高珩　葱佩

丁卯之秋杞園張君過予頁郭開樽譚諧甚適已而以渠亭文藁示予葢數年前偶得杞園古文一二首即以大家許之今知予言不謬也夫東國之以文名天下者首推滄溟然而顓以排輯古句爲法門驅策左國如堂下虜倈無不如意然往往以人不易解者爲勝場譬若文中紹述詩中長吉可謂奇兵謂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旂或不能無遺議

也予嘗縱觀宇宙有會于心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五嶽森森峙于九州天下文章孰大于是而天地無私公諸才士故兎穎松瀋亦自能陶冶陰陽参伍造化非好學深思者未足以語此也彼古文大手唐首韓柳宋首歐蘇而退之永叔子瞻尤號卓絶蓋其所得于元化者良多而山水之精分區入妙各獨有至也夫天下之以骨勝者無如山而以氣勝者無如水而又復変通巧爲變化故山額分流下爲浩淼波中孤峙上列嶙峋則更爲不測

文人之筆故無多讓耳乃填讀杞園諸篇而知文之來也有自曰大宗也及再讀諸君子之評騭而又悟文心暎發如寶鏡之交光無盡也杞園于海內賢士大夫多縞紵之交而諸君子每評騭一言輒犖犖如頰上三毛寻雖欲更益一語竟不復能如云敘事簡潔有史漢風此王敷彝之語也如云筆直而思曲以歐蘇之跌蕩爲長句以韓柳之沈鬱爲鍊句此汪蛟門之語也如云行文如羅浮二山因風雨爲合離此王阮亭之語也因以知相馬

者固不必蒻驪騄耳皆與目謀但聆伯樂之言而神駿飛騰千里之足已昭昭秦鏡之中矣則又悟文之印也無殊曰一揆也而余意尤有進焉者夫三不朽之業如三光之在天而世人皆謂立言居其末余又以爲不然蓋功非權藉無由被于生民而德非遜敏亦無由底于光大而立言則異於是故古之人有聞其一語而可卜爲大猷之左券大道之宗盟者亦有一編垂世而百世之下恢恢大業若取諸囊中陶淑羣才栽淵彜教天壤俱無盡

者則三不朽之業立言尤其衆著者矣此尤言之所歸宿曰當用其極者也今杞園之言既若是矣而高才博學進之何所不至豈僅僅與文人大家爭鳴者乎蓋予頃與款語移晷乃益知杞園寔負道濟之才民生休戚政教闡揚洞如觀火乃意已倦遊不能磬折時趨雖飛躍皇途虛左相待而仲長統樂志論中已將翩翩掉臂其間此則非予所望于杞園者也古人云苟有志于斯世雖一命必有所濟況今

聖主乘乾求賢若渴嚴樂賓王諸君子特達之遭
日久可以重遴又況夫世榮既淡道腴方來哉杞
園勉之乎有所厚望矣

余文稾刻成客有見者曰此子半部稾邪余問其故客曰古今之自集其文與集昔人之文者必備詩賦文章而後謂之全集是編有文無詩故知其半部也余曰噫豈謂是與余束髮時業好讀詩古文詞及自操觚則為文而不為詩即偶為之終亦不似葢其天性也遂已拂性之事生平弗為故卒舍詩而為文少年所作雖多皆聽其散失壬子後間有存者積久成帙遂從兒輩鋟木工拙且置勿論又暇問其半與全哉且昔人之集初無定格如

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陸放翁言之詳矣不惟是也今所傳韓歐諸大家非全集乎嘗攷張表臣所記文章體制詩之類十有七集中之詩能各備其體乎文之類四十集中之文能各備其體乎由是以觀韓歐諸集亦未許便稱全部也何有於余雖然有境必窮讀書者之事也敢自恕乎即以半部名吾稾以志吾媿老鈍可策且將勉爲其全者矣康熙二十八年歲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己巳渠亭山人張貞自題

渠亭山人半部稾目錄

安丘 張貞 起元

序

迎 駕紀恩錄序
續安丘縣志序
援之筌句序
姚熙如遺稿序
寶墨樓書目序
送李子肅教諭樂陵序

記

朱子祠記
虎丘二姜先生祠記
杏邨讀書圖記
秋水軒記
丁野鶴先生行歷圖記
先妣遺物記
義冢記
平等菴經藏記

慈仁寺偃松記

紀行

適燕紀行

說

讀書堂說

表

賜尚書四書解義謝表

書

上高念東先生書

碑

前知安丘縣事房公遺愛碑

傳

劉先生傳
馬仲君傳
馬烈婦傳
李烈婦傳

墓表

洛川知縣劉先生墓表

洪洞知縣李公墓表

墓誌銘

巡撫貴州曹公墓誌銘

楊君搢珽墓誌銘

安遠知縣于公墓誌銘

韓君文潛墓誌銘

馬母高孺人墓誌銘

庶母董韓兩孺人壙誌銘

女孫孟墓甎銘

行狀
萬泉知縣王公行狀
先祖考文林府君行狀上施愚山先生
先考明經府君行述
先妣許孺人事略
先妣孔孺人行述
哀辭
御史中丞曹公哀辭
誄

三如馬公誄
東亭王公誄
祭文
祭劉丙孫文
書事
書傳道士事
贊
先友遺墨贊
松皮石贊

獨坐圖自贊

銘

陶研銘

槑杖銘

題跋

寶墨樓遺翰跋

王西樵先生書佛經跋

跋楊水心所藏曹景完碑

書所讀史記後

跋董樵西山詩
書錢牧齋有學集後
書賴古堂尺牘後
書歸震川全集後
題珂雪堂咏物詞譜
鍾伯敬批評漢書跋
題馬逸塵自賦壽棺詩後
李雲山草書卷後

男在辛卯君
在戊申仲
在乙亶安仝較

渠亭山人半部稾

安丘　張　貞　起元

迎

駕紀恩錄序

皇帝奉天出治孚大歷服惠懷威讋罔間內外凡

朝

廟典禮稽古按牒次第具舉雖一豫一游亦思爲

天下後世法

帝德廣運其大難名矣而猶兢兢業業惟恐四海

之遠萬幾之衆一政未敷一化未洽遺憾盛治故於軫䘏生民尊崇前聖之事卽在數千里之外亦必親勞

法駕肅將無怠康熙二十八年春

上以東南所急莫大於河道不辭跋履循覽隄岸又以神禹功德隆盛躬嚴祀事以昭告虔一時父老童稺夾道歡迎大臣之休沐里居者皆朝于境

上宮詹學士新城王阮亭先生趨謁

行在承恩獨渥歸則以其經行道里往還時日與

上勞問之言便蓄之錫爲迎
駕紀恩錄一卷出以示貞且俾題其簡端貞聞自
古帝王御極莫不君臣一體同德同心故能治躋
隆平業臻上理唐虞三代都俞吁咈之風邈矣迨
至漢唐英主亦皆親賢人近君子不特廟堂之間
視猶股肱資其啟沃即偶然延見士大夫亦必拊
循諮問有若家人是以垂諸千古爲史冊之光也
先生以名世之才潛身郎署一旦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任清華執經講幄敷教成均

復以學行簡佐
東朝每命即物賦詠先生奉
制揮翰如飛
上大悅賜予錯互不一而足先生亦以受知之深
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亾何以外艱歸公除伊始需
次里門值
六轡南巡光膺
寵眷可謂千載一時者矣乃先生未嘗頌述遊觀
之美鋪揚羽衛之盛獨紀蠲租防奸接近儒者優

禮大臣數事使後之覽者一展卷如覩三代盛王之休風焉漢唐英主又烏足云於虖此特先生一時之榮遇耳而其可紀者已如斯他日參密勿秉鈞軸殊恩異渥聯翩相屬再泚筆而志其盛將與書之說命詩之卷阿并美簡編則此篇又其乘韋矣

敘述紀恩即潑體作者之意覺忠愛之心油然紙上於鋪陳揚厲中時而莊嚴時而瓌詭眞火龍黼黻手所謂玉煙劍氣三秀之芝豈窮山腐

壤可得湮沒者邪朱屺瞻

續安丘縣志序

今皇帝十一年秋用曲沃衛少師議　詔修一統志而徵郡國之志于天下蓋以志可以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慎封守何其重也乃所徵郡國之志固不乏良史材間有鹵莽從事苟且應命者其書科目則鄉會題名錄也其書田賦則經制黃白冊也其書建置沿革則甲乙之帳簿腐爛之邸報也紀藝文則勦襲蕪穢而不足傳紀災祥則荒唐怪誕而莫可據至其宜書而不書不宜書而大書特

書者又不知其凡幾夫志爲邑史所以備物垂軌也不軌不物失其本旨矣此無他未整齊于平日欲取辦于俄頃故或考焉而未詳或覈焉而未當振筆直書罔顧義例猶自謂其可以爭先而闢捷也豈不愧哉吾友王君數彝蚤占上第筮仕萬泉壯歲解組閉戸讀書著述幾與身等嘗以吾渠邑乘修自有明萬曆間後來作者寥寥竟莫能續于是發意蒐討六十年中凡瑞應禎符特恩異數循吏眞儒名臣賢媛日新月盛者靡不備書郎禮樂

徭役風土物產爲前志所詳亦必審其興壞繁簡之由醇薄登耗之端時寓意言外以俟覽者之自得歷五年而書成迺復精搜嚴剔其或有疑者原原本本務求統緒使其必文必信而後已又若干年始付剞劂甫蕆事徵書之命適下遂以上冊府焉夫君之所成信史也宣付史館用襄一統之志將傳信天下後世無難矣寧僅爲一邑之盛事已邪前志成于鄉先生馬定宇中丞年經月緯考詞就班滐得筆削遺意說者以爲丗遜崔後渠之志

安陽康對山之志武功君特遵其凡例别自爲書不于原本輕易一字文因以知君之虚懐善下爲不可及也君與予交久且以予爲鄉人知其始末因來請序遂不辭而書之如此

法度堅老體裁明密自是作家之文　孫豹人

援之筌句序

嘗讀蘇文忠公集有過安丘弔董儲郎中詩且謂其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又稱其書法勝李西臺文忠之言可爲信而足徵矣乃今欲求其斷楮遺墨邈不可得卽欲訪其墳墓子孫亦無有能知之者因慨然于吾邑文獻斷滅不傳者嘗不爲少也然董君之詩旣斷滅不傳猶幸文忠公過其故里流連憑弔形之詠歌遂令百世而下徘徊追慕想見其人然則吾人之顯晦斯文之絕續其所賴于

名卿鉅公憐才篤舊獎藉護持者豈淺尠哉吾亾友馬君原思爲吾邑世家以中丞定宇公爲曾祖以祠部北溟公爲祖沿襲家學才名奕奕甫羈貫卽舉于鄉少年氣盛傾身結客遇事無難易勇于敢爲有古游俠之風中年後與其從父兄三如孝廉折節讀書跌宕風雅馳騁翰墨每春秋佳日鬬茶泛菊顧曲譚禪以相娛樂見者歎羨以爲神仙中人旣得一第謝去經生業益專力于歌詩清澹閑肆不染剽竊塗墍之習直追唐宋作者非僅于

世俗稱無輩行也君嘗自定其古今詩若干卷題曰援之筌句歲壬寅攜游姑蘇偶有所感一昔焚去亾何君沒家無副本皆謂鈔蹟永絕矣前年春予客京師與王阮亭先生絮語及此先生出君詩數十首相示葢君曾以其集是正先生遂鈔其合作藏諸篋衍者也予不勝驚喜手錄以歸嗚呼原思之詩定不滅董郎中阮亭先生則今日之蘇文忠也其憐才篤舊不啻過之且郎中得文忠不過存其名原思得阮亭遂并傳其詩吾邑文獻寔嘉

賴之。豈獨有造于原思已邪。予旣以詩付其子殿虎又因殿虎請序遂詳述得失之由以告覽者焉

康熙乙丑二月二日同里張貞製

借董形馬以得傳不得傳爲感慨 汪蛟門

姚熙如遺稿序

余自束髮受書則知萊濰有姚熙如先生者經學名師也順治壬辰先生客授安丘與余寔同里巷生徒環列隱然有魯城沂水之風余每過其館舍躡足窗外措頤聽講聆其緒論辨析入微輒欣然有得自謂抱經而游先生之門者亦未必能如余之莫逆于心也先生亦曲為獎藉忘年相友余則逡巡蹴踖未敢抗行如是數年先生既還人事牽率音塵隔絕亾何先生竟卒于家自時厥後余凡

有事北海必造先生之廬與其弟青崖握手道故言及先生當年遯迹欷歔相對迸涕交揮一日青崖手一編向余曰此先兄遺稿也裒集成帙藏之篋衍餘二十年未敢出以示人知先兄之深者宜莫子若請以數言弁之余受之唯唯退而卒業見其文皆原本聖賢務求當于道德性命之旨而氣格詞章又出入于韓歐蘇曾諸家即近之亦在唐荊川薛方山之間純而無駁簡而有體披閱之下不覺爽然自失然後知抱經而游其門者固無當

于先生卽余之十年相從自謂莫逆于心者猶爲知先生不盡也嗟乎當先生世文弊極矣俗學迭興因風接響以輿臺爲同聲以嘈囋爲多助惟用駢枝儷葉之言取悅時目而細按其中枵然無有則其爲弊失之郛郭至稍具才略者師心放膽馳騁于空虛無當之域程朱之傳註先民之法程不笑爲迂腐則棄爲故事而不知其窮大無歸則其爲弊失之放恣若夫老師宿儒掇拾餖飣蒭茴稗穀不能自别認拘牽爲繩尺守庸板爲規矩正始

之音去而益遠則其爲弊失之爲僞有是三者之弊而時義尚復可問乎乃先生當此之時獨能卓然自立不逐時趨惟是根極理要舒發性情止蘄不偭背于古人斯已矣場屋之得失眾口之毀譽皆所勿計則後世之知與不知又豈先生意中事哉馴至今日霜降木落潦盡潭清人始曠然知文章之元本爭慕乎先生之學先生之學因以昭明于天下而先生不可復起矣悲夫

纏綿婉摯全是廬陵神韻寫時文之弊處亦眞

王敷彝

寶墨樓書目序

余家東土僻處下邑百物皆不易致而聚書爲尤難邑中近代收藏之富者推中丞定宇馬公同卿懷泉王公馬則州次部居饒有統緒王則縹囊緗帙裝潢整齊余見於殘闕放失之餘猶各數千卷今已散如雲煙矣余家自高王父以經術起家其後皆承傳前業沈浸墳典至先大人明經公世父孝廉公益起而光大之妮古好文力耕所入給公上供伏臘外悉以市書叔父侍御公宦遊所至輒

爾心哀訪未嘗以他嗜少分其好其謝政也解裝垂橐而圖書滿車歸來庋于所構寶墨樓列架插籤雖不敢自比于通都世家之藏然以之娛耳目資考覽亦足以豪矣居亾何諸父先後去世順治乙酉先大人復捐賓客余時方九齡家門凋落內戚某瞰其孤惸以爲可肆憑陵也索及什器應之索及裘馬應之索及錢帛亦無敢不應之者已而索及櫝中藏籍吾母以先人手澤所存重難之然爲勢詘卒聽其舁去書去之日母子仿偟相對雪

淤某既得書委棄地上間有過從緣手付去曾不
斬惜蓋某非眞知書爲何物而篤好之亦曰吾無
往不可得志於寡婦孤兒也云爾然而吾家藏積
代累百餘年什襲之藏則已盡於此矣及余稍知
人事性頗耽書乃欲有所攷證毋論覔其本不得
卽有之亦分裂很籍首尾不完繙閱之際令人氣
盡自時厥後余有事四方亦多訪求逸典嘗製兩
篋盛以布囊置行李中每歸驢背纍纍見者多目
笑之而余則怡然自樂也鳩集二十餘年自經史

子集以逮農圃醫筮稗官小說亦略能備其爲類凡若干及若干卷閒居無事銓次甲乙仍度之寶墨樓手錄其目閒以示客客曰是宜扃鐍傳之子孫守而勿失余曰不然余生薄祜無聲色狗馬之好所藉以耗壯心遣暇日者惟幾書數册而已而性復善忘案上積卷往往迷其處所故簿錄之使易檢閱非欲競多以鬭靡況敢計及後日乎且聚久必散歐陽子之言也吾鄉藏書者如中丞同卿傳二世焉而亾余家所畜曾不能再世乃此區區

几案間物遂欲世世守之勿失是先人不能得之于余者余遽欲得之于子孫也豈不愚哉客曰善遂書以爲序

他家藏書旋散先世藏書旋散今兹所藏安能保其不散段落分明照應完密而文氣更煥發著堅

魏叔子

送李子蕭教諭樂陵序

言吏道於輓近求無負厥職者多難其人而校官爲尤甚葢學校之官皆出老生宿儒當其壯盛秉英銳勇往之氣掇拾菁藻陳試經藝文入等者始得儌于官及屢困鎖闈長年落拓弭首偃息待次遞升雖獲貢于禮部已不勝其期望矣又家食數年始一廁名講席日暮途遠無復餘志所計者惟束脩之豐嗇犧牲之肥瘠而已又安問其職業邪且後世所謂教者亦徒存其名耳問有究天人性

命之原教以道德仁義之微者乎有嫺于齊治均平之理教以脩己治人之方者乎即不然有明于詩書六藝之文教以先後次第之節講夫祭祀養老之禮教以俯仰升降之儀者乎無有也今士子上焉者不過攻為場屋之業求足以獵科第博富貴斯已耳其講誦之疎數風尚之異同又未必盡出其指授是大悖于建學立官之意矣無惑乎廟堂以為贅員去之惟恐不速也邇來皇上念化導之重俯徇廷議復設教職余內弟子

誦以明經應　部司教樂陵于肅爲吾邑大宗齒最少識最高胷襟磊砢意氣邁上州里族黨猝遇大故衆或束手無策經其指畫即咄嗟而辦至用財揮霍又能絶去時俗鬼瑣態故人無賢愚見者傾倒以彼其年既不等于齒危髮禿志氣頽墮者之所爲而有才如此必能飭厲頖宮整齊多士使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復得昭明于今日以其教于一邑者推之天下無難矣豈僅無負斯職而已邪康熙壬戌臘日杞園張貞序

前段議論相逼而來有層巒疊嶂之勢後幅萬斛珠璣一氣傾瀉文由情生機隨法到全得此中三昧不僅脫盡迸人之官套語也王數彝

論激而理王山長

朱子祠記

今之廟祀徧天下而尊信無異詞者惟孔子惟然以其以五帝三王之道統承於一身教一時而垂萬世也孔子既沒顏曾纘其緒子思闡其微至孟子而益彰孟子以來周程張子能紹將絕之統聖學綿延不至寖滅我朱夫子一旦起而修明之振興廢墜綱羅放失孔孟之道至考亭而大備猶羣聖之道至尼山而始明也吾友崑右劉君知夫子爲斯道之會歸潛心私淑訪其遺書披讀涵詠罔

間晝夜卽夢寐間若或遇之不數年而得其精微成續近思錄一書俾大道晦而復明斯文絕而再續不僅爲夫子之功臣已也與諸同人研窮義理辨析同異務使夫子之學昭明于天下而後已又因生遡原爲報本返始之舉歲以九月十五日爲夫子初度之辰用白鹿洞祭孔子例偕諸同人共祭于家謀立專祠祀之逡巡未敢適建陽劉侯來宰吾邑諸務未遑首議爲夫子立祠擇地東郭於慈因精舍之南得古壤焉堂階庭祀以次修作中

祀子朱子而以其子敬之及高第弟子黃直卿廖子晦李果齋四先生侑焉木主布昭禮罷具列綜理規畫各中其會故不勞而事集考成之期則康熙戊辰適當夫子生日也明歲上丁祭孔子于廟後即有事新祠牷牲肥腯籩豆靜嘉薦祼登降咸中儀式章逢衿佩之士環而觀者數百人無不歡欣贊歎謂道教有可興之機而劉侯于政爲知所務也我　國家崇獎經術誕敷文德課吏之條先務教化日者

皇上東巡臨幸闕里瞻拜林廟祀以太牢大禮既
成卽　命新朱子祠
御書扁牓以示褒顯賞延之恩爰及苗裔尊儒重
道之風萬世一遇矣今劉侯宋少傅彥修先生十
三代孫也勲賢之冑且與夫子奕世爲通好家學
遺教浸漬演迤制行服官不過舉而措之耳故其
爲政端粹廉仁不爲身家祿利之謀不爲苟且彌
縫之計有古循吏風卽其建祠一事稽古崇德舉
數十世待興之典一邑之人心風俗寔有賴焉行

時厥後父兄子弟能率矦之教必有滌其舊染之
習內于聖賢之域者念本始而追遺烈則矦之功
德與邑俱永寧僅以一時之對揚　休命爲不負
厥職也哉因思秉彜好德人有同心況興學宏化
爲
熙朝之盛典凡在臣子徯志宏先故知後之良有
司仕是邦者必行事于茲廟因詳著始末於麗牲
之石以備稽攷而刻其事者之姓名於其碑陰云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縣人張貞謹記

從孔子發端便已扼要建祠之舉說得有原委
建祠之意說得有關係總由道理朗徹故能議
論崇竑 汪叔定

虎丘二姜先生祠記

虎丘二姜先生祠者祀前明忠節名臣禮科給事中如農先生及其弟行人司行人如須先生也如農先生給事黃門在愍帝末造時天下大亂國事已不可爲大臣猶結黨營私唯以貨賄爲事首輔尤甚先生特疏糾之首輔陰激上怒下詔獄五毒備極將令瘐死獄中舉朝力爭僅而不死廷杖一百謫戍宣州衛去京師不四十日明社屋矣先生以舊君未嘗賜環不肯歸故鄉轉徙流離變易姓

名稱宣州老兵又以宣州有敬亭山稱敬亭山人竟卒于吳如須先生入行人司署見題名碑載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公大中名先生上言大中忠節襃卹之臣不可與奸逆同列請鏟除崔阮名上從之及其兄下詔獄先生晝夜號呼奔走營救得不死國變後流寓天台號符石山人莫年與兄共隱鹿州鶴市之間論文講學以仁義忠信爲旨三吳後學翕然從風四方咸想望其儀表兩先生沒一時人士請祀學宮祀書院者無虛蔵官其地者高

兩先生之節皆從其請吳人又以虎丘天下具瞻
而兩先生之德寔足以配之康熙甲子復合辭請
于所司築祠鶴澗上祀之升主之日黃髮垂髫拈
瓣香拜祠下者以萬計余適游吳親炙其盛如農
先生仲子實節屬記其事余嘗曠觀古今取君子
與小人較其勝負則小人常見其榮盛君子常見
其困絀及取君子與小人論是非則一日之權力
終不能掩千古之惡名摧剝于一時者未嘗不顯
揚于萬世葢時當晦昧雖聖賢不能自伸其道迨

年運而往事久論定九首百足之徒既化爲飛塵餘燼而君子之道乃常伸于天下若二姜先生之事可見矣先生兄弟以道事君偪偪自持披天子之鱗嬰小人之怒謗議喧然相與出力必擠之死榜掠楚毒血肉狠藉屏弃放流必不使其少安于朝廷彼小人者志滿意得以爲攻穴芟薙已足抑而沒之矣孰知曾不數年障日熏天驕蹇朝右者朽腐敗壞子孫聞其名猶將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而當日之坎坷跋蹇幾塡牢戶者後之士君子相

與喜聞其名樂道其事慨慕其風迹又爲之修葺祠屋仰薦椒桂庶幾先生之靈爽來臨而慰其高山仰止之思也以此方彼果孰爲得哉余攷兹山兄翁同祀者在晉爲王司徒珣司空珉彼以舍宅而祀毋論已唯宋二程先生與明二姜先生理學氣節岐然兩相望焉豈不偉歟二先生之族出諱字學問行治及夫祠廟之規橅形勝當世能言之士紀載已詳故獨取吳人之所以祀二先生與二先生之所以可祀者著之而已康熙二十四年夏

五安丘年家子張貞謹記

二姜先生浩然之氣千載如生行文蒼簡雄宕亦自挾浩然之氣 劉子羽

杏邨讀書圖記

杏邨者比部員外郎謝君方山故所讀書處也君故相臣子其家高甍巨桷錯互映望而唯眷眷于杏邨讀書者君蓋用以黙寓其思親之意者也君父清義公文章勲業爲時具瞻後以壽考薨於邸第歸葬杏邨之原時方山尚幼稍長痛清義公不逮養于墓田之側築牆開徑讀書其間其視葯房荷屋不異其爲禮廬堊室也其見庭樹離立枝垂葉披不異其松楸晻靄白楊蕭森也至書策錯列

琴瑟橫陳則先人之手澤在是入室而僾然出戶而肅然愾然不異夫見乎其位而聞歎息之聲也及入而陟清華掌邦禁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心固未嘗一日去此也去年春屬牛高士樞繪其意爲杏邨讀書圖一時之巨公偉人與君相知者咸咏歌之而命予記其事夫古之仁人孝子于其親之沒也始而充充如有窮既而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旣而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禮以漸而有殺若其心則未嘗以

久遠而有所變易也不然者幼而慕焉長而怠焉老而忘焉此其人可與言孝者乎今君之于杏邨也仁孝之情既托境而篤仁孝之心卽因境而生雖遭逢聖朝職司讞決平亭大小動以百數君又於庶獄庶愼務盡其所當爲者以仰答盛遇而乃日孜孜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宣其情不得已而想爲斯圖是殆所謂終身之慕者歟覽斯圖也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又豈可與流連景物繪畫山川者同日語哉康熙乙丑春社日安丘

張貞杞園記

他人但言杏村之勝此獨見其大　汪蛟門

秋水軒記

若京師塵土之鄉。空若與山水林木邈不相接也。況僻近城闉。車馬雜沓。市廛鱗次。欲求蕭遠閒曠之境。漸耳目而滌煩囂。勢必不能。余來燕市抑鬱無聊。一日偕孫子孝堪尋周子雲客于西河堰之邸舍北軒三楹。窗戸虛朗靚潔。坐譚久之。啓其後扉。下臨城隍一水渟泓。可鑑眉髮。西山蒼翠半落几席間。是歲冬煖。雖十月下旬。氣候乃如二三月。時葭菼經霜。猶青蔥可愛。衰柳十餘株。依依向人。

其日濃陰柱礎皆潤微風乍盪煙霧冥濛隄上輿馬往來髣髴金閶舟中看山塘游人忘其在京雒閒也雪客命酒酌余而起曰此孫退谷先生之秋水軒也辛亥夏予嘗假館于此是時合肥龔端毅公新城王君西樵阮亭江都汪君蛟門嘉善曹君顧菴江寧紀君伯紫德清徐君方虎錢塘王君古直皆一時賢豪相與晨夕過從酣嬉淋漓歌吟錯互於時亦心知其樂然以京師爲四方所歸策蹇重來其見甚易也何意歲月蹉跎忽已十有二年

今來長安再寓斯室回思曩日諸公或登膴仕或遁荒野又或支離蕉萃不獲伸其志以沒落拓如予猶僕僕風塵與兩君相對真如夢寐嗟夫浮雲游塵空華青暈變壞弗停不待十二年之久何必六七人之衆吾三人出處離合當不異前此之諸君子矣予幸記其事使後之來者知我輩于此追維疇昔流連光景或千載如見也余既諾其請歸而思之終不能有所增飾仍書余所見并次酒間之語以記之康熙壬戌除夕安丘張貞記

前篇秋水軒之景後篇所以作記之意點染生姿秪徊盡致格調氣韻都從歐蘇諸記得來然妙在神似不襲其迹 王敷彝

丁野鶴先生行歷圖記

先府君性喜結客而慎于擇交取友東武得丁野鶴先生焉其定交在萬曆之乙卯于時皆當盛年以文章意氣相慕悅先生有事四方道出安丘必過先府君樂飲連日夜而後去余雖童穉無知然每聞先生至濟闕先府君喜見眉宇家人亦相戒有重客聲迹驩動至今猶可想見也未幾先府君棄背家門多難音塵斷絕康熙壬寅獲遇先生于青州相與勞問如平生歡語及先府君輒潸然淚

下自是往來過從一如當年余孤露失學乃爲前
脩所不棄亦頗自喜先生晩經患難僅而得免及
歸故園病已不支矣亾何竟卒于家今且餘二十
年戊辰冬日余訪先生仲子顒若于滄浪園一見
握手道故感慨今昔無異與先生對譚時將別出
先生自寫行歷一卷屬余爲記指而曰此其辛酉
南游汎金山寓虎阜者此其觀梅玄墓者此訪董
文敏于雲間者此甲子隱君橡谷者此壬申而遇
青霞仙人者此丁丑結社大澤者此戊寅登岱宗

觀日出者此壬午避兵海中者此乙酉騎驢燕市者此戊子授經戚里者此開陸舫結客長安者此壬辰覽勝西山者此乙未朝天盟松慈仁者凡十三幀先生之生平可槩見矣其筆意則雜仿北苑襄陽子久叔明諸家至分佈結搆紆徐掩映若遠若近若淺若深若有意若無意玅出丹青蹊逕外余嘗考昔人圖繪其圖人之居處像貌與爲人所圖者勿論矣如王摩詰自畫輞川盧鴻自圖草堂宗少文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張子同以顏魯公

贈之漁歌即爲卷軸隨句賦像人物舟船鳥獸煙波風月皆依其文任才仲凡所經歷江山佳處則舐筆吮墨輒成圖軸今觀先生之圖然後知名流彥士古今一揆也余生薄祜少遭鞠凶文獻罕澤放失零落每見世人拂拭宗器整齊遺文輒歔欷慨慕不能自已況先生爲先君執友翰墨所寄靈爽寔憑而顒若更能崇重裝池寶若頭目其隱心動色又如何也記其可辭康熙己巳正月晦日弁山張貞謹記

一卷行歷圖瞭然在目其敘交情處撫昔憑今
几杖之思杯圈之感一時交集想見懷抱 劉崑
右

先妣遺物記

先妣孔孺人晚年好居樓前之南閤子康熙丁巳冬先妣棄養遂扃鐍其門不忍開者十二年矣今年秋以屋瓦破漏漸就傾哆將加修葺啟戶周視蛛絲鼠迹塵壤罨然回思吾母痛貫心骨不覺噭然長號少定於牀頭獲敝篋發之有銅鏡一象梳一犀梳一竹枇二梳枇刷二布巾一紫莢囊一念珠一串柳杖一裹春雪散以罌盛者二玉簪四瑪瑙簪二乃既折以白金束之使復完者玉雜佩六

小刀四香毬一黃香定二黑香定四雄黃定一玉
樞丹二皆扇佩也閱省既畢因思鏡梳諸物吾母
之粧具也念珠乃吾母居青郡時高太夫人贈以
供佛事者也柳杖用以治齒舂雪散用以醫目者
也吾母生平好玉故簪與雜佩獨多於他物也姻
戚家有小兒女相過吾母必呴煦濡拊摩小兒女亦
膩就吾母不忍遽去故蓄小刀扇佩諸物供其嬉
戲也吾母生平既無長物即有少服飾陳衣之前
已分佈親串略盡故所遺僅此即此數物吾母之

慈儉亦可想見矣手自封裹實諸影堂於霜露變
時拂拭捧翫如見吾母庶可慰罔極之思云康熙
戊辰十二月四日男貞玟泣謹記
零雜瑣屑却安頓得體法最老至寫中懷愴慟
處嗚咽滿紙可謂終身之慕矣 李象先

義冢記

余讀周禮春官所屬既有冢人而復設墓大夫以掌萬民之葬大司寇之屬又有蜡氏掌國之骴禁有死於道路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未嘗不歎王制之詳明而愛民之心何其周且至也葢先王之於民仁心爲質于其生也引養引恬使之熙熙陶陶各遂其室故一時之人安樂壽考既不聞饑餓愁歎之聲求所謂夭札疵癘者亦不可得而見然終則有

始寧有有始而不有終者乎于此而不思所以經理之是生有養而死無葬我不知其所謂愛民者安在也故在上古卽分國分民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死徙不出其鄉而猶爲之經畫爲之圖度恆懼一夫或失其所逮及後世生齒旣繁流寓日多行旅日衆需于義冢者更急所以歷代修明漏澤之園與養濟之院兼設而并重也吾邑地雖褊小我

國家休養生聚四十餘年土著客寄繞郭而居者幾十萬戶一歲中老病疾疫以死者莫可縷指

公家之冢地既無餘羨後之踵事增設者亦抔土纍纍不堪置㮴邑侯劉公目擊而心傷之相視原隰于汶河金口之東岸得隙地廣袤若干步爲地若干畝自出月俸易之封畛四域各立表識令其依次而安厝焉自是有死而鰥獨莫爲收掩即有子貧無地以營窀穸者皆得托體于黃壤也今觀劉侯之爲不居然與古聖王之政同其吁應哉抑余于此尤有念焉劉侯天下之賢者也其治安丘莅政之始即讀法令設義塾創朱子祠以興教化

且治身廉約冬夏被一敝緼袍朝夕饔飧或不設鮭菜有寒士之所難堪者而侯處之自若也其視貨賄若將汙人於夏秋稅糧所需火耗悉蠲除之正供不以時至不能不藉追呼侯至而公庭寂然不聞鞭朴之聲至其聽訟意在息爭兩造具備一言立決入官數月未嘗索一贖鍰也是侯之設施已無憾于生者矣而又能解廉吏之橐買地瘞骨慰孤魂于地下矣之變民若此豈猶是近今之爲政者歟比其成也侯命余記其事於石侯之意不

過欲辨疆域志歲月也余則以侯之善政種種不可悉數牽連書之侯名鳴霆字鷲百福建建陽人康熙己酉舉人侯之來僅九月耳其可紀者已如此期年政成將美不勝舉余雖弗文當更捧筆而揚其盛矣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邑人張貞記

矩度嚴密中不乏淸靈之致是劉中壘家法　韓醉白

平等菴經藏記

昔王介甫記長蘆經藏而謂其出之有命與之有時吾竊有感于人才聚散之際矣蓋人才聚于朝廷可以善政教聚于鄉國可以厚風俗當風俗之醇也不惟扶衰捄弊體讓與行即偶有所建置亦可少用力而多成功乃欲舉事者往往不能與時相遭則命為之也吾里中有寒輝大師者好學能詩教其徒衆必使先讀儒書如易論語皆能上口始許誦其家言或問其義笑而不應中年于書法

華華嚴諸經若干卷別鈔諸律論不啻倍之嘗以北方地僻不得盡見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爲恨一日北走燕西之濟上南浮江淮抵嘉興之楞嚴寺遂盡得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以歸築室三楹闕麗曠朗名曰分貝堂棲經于甌而庋之其中既蕆事請記于余余念是役也跋涉道塗衝冒風雨不辭饑餓勞瘁而成此巨功者寒大師也然當其時少傅劉公在政府石水劉公在吏部澹餘曹公在翰林淸熙周公在戶部止一劉公官濟南馬君三

如原思兄弟雖以孝廉家居而文章氣誼徧海內之數公者稱一時人才皆與師論詩有合者也師能乘其時而用之各捐資財以爲之倡導飾竿牘以爲之邪許故千金之裝不勞自至時命之說詎不信哉今日者羣公棄代存者無幾且世變風移已不復如曩日使能起羣公于地下其所欲爲者當更重于是自可忘吾憂而慰吾思矣區區建置又烏足論哉經之來以順治戊戌堂之建以康熙乙巳記之成以康熙癸亥其間之難易遲速亦豈

有時爲之歟

從人才聚散立論大有感慨而經之可藏與否

姑舍是格法絕超行文亦淸淺雅健 王敷彝

一結似荊公 汪蛟門

慈仁寺偃松記

慈仁寺故多松而前殿之雙松名最著以其盤屈夭矯低垂偃蓋爲希有也余盬慕數年乙巳秋入都門始得見之裴回其下至不能去壬子後余每歲一至皆僦居慈仁寔爲此松所勾留也十四年中以日計之坐臥其下者可一歲許風月煙雨之態靡不盡閱辛酉冬再游燕市東畔一株已加斤斧今來京師亟往看松而殿庭之西所謂矮松者又不復見問之老僧指爨下榾柮相示而已余惋

惜駭歎如失良友不憚于懷抱者累日夕余按此松植于明憲宗之初已二百年于斯矣自慈仁開市以來估客多列肆其下煙火之所薰灼人氣之所呵蒸足迹之所踐蹋松已不勝其蕉萃而名公巨卿四方文士來游者倚樹而吟攀條而歎摩挲拂拭皆不能無損于松性然後知松之摧殘于侮辱者半摧殘于愛惜者亦半故卒至於腐壞澌盡泯滅而無遺也獨念茲松以數百年之物而吾以一人之身適當其會既見其暢茂復見其傷夭為

可慨也嗚呼以吾身之所歷菀枯互乘盛衰相躡
可發深慨者多矣又寧僅一樹足以動吾心而係
吾思也哉康熙甲子上巳日牟山張貞記於丁香
院之寓齋

借一松發議別有寄託　黃俞邰

適燕紀行

康熙丁卯二月欲爲都門之游以余善病其期屢移因念廿八日爲余初度儻於此朝啟行是亦避生辰之一法也丙子昧爽告廟後卽有客至送客及門遂上馬去初出城東門見郭外杏花皆已爛熳久閉置闤闠中不知門外花明草薰風物媚娬如是遙看汶河兩岸皆植綠楊東西各數里長條宛地因風披拂嫋嫋可愛由吾縣至昌樂郵壚相接無不種杏者少三數株多至百本丹碧錯互奇

麗如畫雖不得布席其間然以閱歷之多當盤礴之久亦可謂不負花時矣午飯大柳樹宿吳家廟青州以南諸山尚依俙可見自此遂不復有山丁丑曉風作涼所見花不及昨日之半惟渾河沙際新柳差堪入眼行三十里過壽光經魏思齋園外于牆闕處見紅紫鬬鬭花事頗盛不及入而去午後風轉大寒甚出敝羊裘披之昨日暄和幾以之爲長物寧知今日非此不支邪晩宿顏徐店戊寅蚤過草橋道旁皆陂澤蒲葦天鶩千百爲羣聲鬧

數里宛然一江南觀也午後過蒲臺城北呼舟渡小清河城西土人賽神作社會梨園登場菴廬雜列士女多嬰遨其下時當清平人皆有以自樂如此宿杜家店己卯晨起見神祠鐙火始知爲月朔永至桑落樹數里彌望皆梨李桃杏諸花爛若披錦過此則樹衰成林春淺猶未發萌一郵中分菀枯頓異晚宿楊和尚寺是爲燕齊畍欲以梧茗節勞水如鹽滷邑香俱斂姝敗人意庚辰過版凳營見道旁桃花多可數畝初日相映晨露猶泫滃鬱

紅潤。遂作佳觀。始悟昌黎川原近遠烝紅霞烝字之妙。過慶雲郭外一小精藍。當門西府海棠一株高可三丈許。已破萼矣。謝去。桃李。獨對名花。心神開滌。北去地皆平衍。極目所逮。可百餘里。花柳絕少。惟見遠。樹如薺。而已。宿新店辛巳北發地勢逾下。回闞山左。不知其高幾何。望中惟荒陂敗草並遠。樹無之。將近滄州舊城西風橫作塵沙眯目人馬辟易幾不可行午飯鳳皇店臨街下馬坐大風中水鹹如鹽餅乾微骨忍饑而去至興濟日尚未

墉以僕夫有倦色故行不及百里遂止宿焉亟汲運河水煮茗色香頓還連歠數椀兩腋習習生風矣此即向之縣治今改為鎮壬午早過張戚畹門門前止存貴戚坊及兩上馬石老屋數椽當年故物也桑海後猶為其裔孫所有亦大不易路隨隄埶為曲折楊柳數叢雖初榮已有凋落意行三十里渡河過青縣屋廬樹木漸有生氣飯王鎮午後路折而西荒灣野水田塍斷續仄處不堪受騎率舍馬徒行又數里得大市聚二區遙遙相對一河

問之則東西于牙鎮也旣至西鎮無客館市盡處投農家宿焉前臨麥畦後直河干眞墊宿矣鎮故隸大成縣橋旁一石碑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卽此地亦不可得而詳茀鎮民皆呂姓癸未犁明繞出邨後登大隄而行其長九十里夾道垂柳濃綠交蔭二十里外楊柳漸稀西南一帶波濤人立遠不見天民居三五皆依高阜身行隄上如登高丘望海中島嶼籬落雞犬歷歷可數非假舟楫莫與津逮矣眺聽之際魚艓數个亂煙水而來令人

邈然有江湖之思數日行枯槁塵土之區得此異境沈鬱頓釋念及窮民失業又不禁憮然增慨亭午見隄旁招提借僧房小憩至苑家口渡河始得平陸宿霸州城北南孟邨甲申風日頗清美楡柳蔚然阡陌交錯地近

皇都景物自別巳刻抵固安縣南北郭相去三里許而衢市蕭條寂若無人與其規橅殊不稱午後至麗莊道左桃花盛開斜日掩映灼灼媚人風捲白沙平鋪數寸紋如行波又一奇也下馬盤桓久

之卽宿是邨憶余初出門千萼萬房效奇爭妍計至此花事已闌珊矣緣北地多寒其行逾遠其發彌遲故得日攬其勝亦客中可喜事也乙酉初出龎莊見西山突兀直墮眼前自離昌樂至是始見山爲之一快少刻風起塵埃障天髣髴山容若隱若見矣行十五里過南苑循牆走三十里抵都門日尚未午也

最瑣細事以最整暇筆出之而章法井然一絲不亂所謂師子搏兎亦用全力也李渭淸

讀書堂說

新城王子清遠今宮詹學士阮亭先生長子也耆學好古厲行如金石可謂卓然能世其家者余嘗過訪入其燕憩之室樸雅閒靚不起纖塵插架棲几惟經史圖籍彝鼎罍洗而已余顧而樂之王子請所以名斯堂者余曰歐陽文公有言昔人名宮室往往指實或識其耳目之所接或識其時序之所遇或識其面勢之所居之數者命名之義盡矣然皆當取諸懷抱非人所得與也王子曰頃欲以

讀書名吾堂但怵他人之我先則將以爲襲矣余曰善何嫌于襲也自蒙莊有讀書堂上之說唐人有濱柳讀書堂之句文雅之士遂多取以顔其居由宋元明以來其最著者如司馬温公朱智叔吳仲蕭尚賓既各有讀書堂史定之亦以讀書名其軒顧仲瑛以讀書名其舍車叔明以讀書名其齋高蘇門以讀書名其園此昔之人皆用之而未嘗病其襲者也至陳郡有讀書齋以殷仲堪名小崑山有讀書處以二陸名桂林有讀書巖以顔延年

名華陽廬山皆有讀書臺則以諸葛武侯昭明太子名此又皆當日有其事卽不必有其名後之人追憶以命之而未嘗病其襲者也不特此也而家自穎川公以來賢良科第之盛甲寓內而諸父更以文章忠孝焜耀古今是不必自言之不必人稱之過其里門者見棨戟之矗立甲第之崇宏孰不歎爲讀書之力也今日者但能誦法昔賢卽爲國之通儒纘承先緒卽爲家之令子吾方懼其不能襲也而猶以爲嫌乎哉抑吾更有進于子者凡人

發憤伉志兀兀窮年必有以統天地之道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而讀書之理始盡不然者口吟手披徒掇菁藻即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其于讀書之理仍無當也淸遠其知所重也歟

引據見博推陳得新　汪蛟門

擬

上命儒臣纂修四書解義尚書解義書成　頒賜
三品以上大臣　謝表 康熙二十年

伏以　哲王崇道九天頒絕學之書　盛世尊經
三事被同文之命拜丹青之牘雲漢為昭捧珠玉
之函金石共勒光生圖史喜溢朝紳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家肇萬世之規謨法者
唯聖經賢傳天子大一統之義遵守者必帝典王
謨顧大學為尼山垂世之書修齊治平之理備而

中庸見子思紹述之美參贊位育之道全啓論爛並日星賢堯舜而承周統孟子源從洙泗闢楊墨以配禹功至于欽若授時堯典悉載虞書之內和鈞關石典則皆詳祖訓之中亳水定鴻模克寬克仁與十愆三風而同著鎬京詒燕翼丕承丕顯與周官周禮而常昭然歷古今不無紛錯所貴箋釋正其源流是以僞學之禁初開遂刊紫陽之註道統之傳有自羣推蔡沈之疏道周孔難追莫識川能印月且程朱日遠誰知祭必先河即晉立博士

十九人無禅羽翼宋行字說廿四卷更益削㯳從
未有勤探討于㳅宮香浮蘭檢大歷須于有位彩
發芝泥如　今日者也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奎壁昭文　箕疇斂福　學宗闕里
應麒麟赤紱之祥　道溯中天來龍馬丹書之瑞
就將隘庌身兼武烈文謨　睿智夙成共仰金聲
玉振凡此九德咸事寔爲幼學而壯行卽今百度
惟貞莫非咨殷而監夏故不邇聲色惟勤　負扆
以觀文且方富春秋遂切　凝旒以念典謂壁經

之旨備載夫君臣抑四子之書原本乎性道必鉤
沈索隱始克覩道德仁義于一堂非訓詁詳明曷
由彰蕩平正直于萬世　特敕天祿瀛洲之彥分
曹撰著務令授受無差載啟蘭臺石室之篇按部
簡參必使異同悉泯親裁義例預定嘉名限時日
以編摩許　經筵而進講既驅經作註固已默契
彖先復借註窺經不僅尋源紙上螭頭日麗九枝
焚太乙之藜芸閣香清五色動文昌之宿藏于禁
籞精一長存傳諸子孫緝熙罔間更念　予一人

濟川調鼎皆賴鹽梅舟楫之材況在爾諸臣懷瑾
握瑜詎忘切磋琢磨之益爰開 冊府用 錫親
臣鴻文因 鳳藻以增輝珍同琬琰聖經得 王
言而倍赫重若球琳資其理爲許國之私藉此編
爲傳家之寶 臣等學慚私淑業愧聞知注千數百
年之書一斑未覩拜七十二賢之座分贊何能考
二典而識吁咈都俞 君父交孚一德誦兩論而
知敏公寬信臣子竊附同揆伏願 王猷益茂
聖業常新古與稽而今與居勵遜志時敏之學遠

有宗而近有守接祖述憲章之傳因經傳以及百家罔遺丙丁之部由簪裾以訖逢掖用光甲乙之科將見 作君兼以作師心法直追夫鄒魯道統開于治統化理遠媲乎唐虞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字挾典謨聲諧雅頌香山老嫗當從何處生活

余澹心

上高念東先生論地方利弊書　癸亥

頃叨雲亭過承厚款托之以肺腑示之以晨夕且謂茲會不爲無益若潑幸貞之一來者在老先生爲汲引後進之常然而當之者愧矣于其將別詳詢吾鄉利弊欲卽告之撫軍爲民請命又恐語不及悉令退而削牘以進此見老先生惓惓憂　國憂民固無間于在　朝在野貞雖愚昧敢不竭其一得伏聞撫軍入境淸節峻猶一洗中外苞苴之舊羨金之禁凜若霜嚴部下守令人思自奮洗手

奉公豈非盛事貞獨以爲羨金可減而不可除其禁空徐而不空騾何也今之守令誰無家室誰無使令誰無交游服食器用月俸所入寔不足以辦此所資者止此羨金耳今欲盡革而去之則必屏妻子去僮僕閉門塞兌鶉衣鷇食而後可如其不能必將取給于詞訟夫計慮及于詞訟必且變易曲直顛倒是非闇左之禍何忍言哉蓋羨金其利散而人不覺鬻獄其害大而民不堪以此方彼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是莫若風之以儉樸其有

甘羔羊素絲之節者自能勵齒爪抵壁之操益用
者無多則取者自少也誠得若人即亟登薦剡予
以不次之擢吏治翕然其一變矣區區羨金旨自
汗乎此欲其滅而即除禁之徐而寔驟者也言訟
獄于今日變態可謂極矣蚩蚩之民即覆盆向隅
多若屠羊在肆噤不能發一聲其得自達于上臺
者十才一二彼紛紛赴控大約皆如鬼如蜮之奸
人耳睚眦小怨輒興風波萑苻竊發即誣爲閒諜
之人東人禁嚴強名以逋逃之主近緣東土賦役

缺額訐告者又多在隱占矣少則數百畝多則數
十頃邨落方隅言之鑿鑿聽斷之下了無情實彼
奸人豈漫爲嘗試哉葢以吾東土田曠邈下中之
戸亦可千畮夫田至千畮凡有丈量必不能先後
一轍葢尺之長短步之斜正皆足致訛非必眞有
隱匿于其間也苟有數弓之羸餘告者已得藉口
訐者卽不敢繩以誣告之律一讞再讞雖無可得
之罪而一家之產罄矣是投牒之時告者已立不
敗之地下檄之日被告已無自全之策況彼奸人

原無家業一息尙存又何所失但使上臺官受其訟牒已志滿意得爰書之曲直久已寘之度外矣惟當審慎于受牒之初見其確有足據始下其牒于郡縣務令詳核閱實其罪者卽置重典苟其不然告者亦抵以應得之辜上不存姑息之心下自獲和寧之福矣又何鬼蜮之足慮也　國家用鹽筴以佐大農其所從來已非一日歷代殊制南北異宜無容悉數以吾省言之召商行鹽爲前代成法我　朝開剏之初間有計口納稅而聽民閒自

相貿易者寔良法也後恐迹涉私派遂令永停仍復召商之例如敝縣在官止有一商課金額僅六百彼乃呼朋引類動數十人分地列肆亦數十處彼將射利民則何堪誠獲私販即蕩產斃命固其宜也間有東鄉買鹽西鄉獲之已爲盜販南店售鹽北店見之亦稱私商拷掠索取備極慘毒一歲所網地方之利不下三四千金而　國課仍多逋欠者以此輩原屬市井無賴一旦既得重資即輕裘肥馬遨妓徵歌不旋踵而蕩然無餘非如南中

巨商家本素封量入爲出子孫可世守其業也歙縣戸口四萬有餘每丁斂銀二分其額已足且與徭銀併征不覺爲煩　國稅以辦而民間所省者不可訾算矣一邑如是一郡可知一郡如是通省可知此當亟爲　題請者也至于懋遷有無爲天下之通義況水旱凶豐寔四方不齊之數顧賴轉粟以救之是以有凶歲而無饑民今之有司往往禁糴于其境中昔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何譏以四失迺今天下一家誰非

朝廷之赤子而斥言遏糴是誠何心說者謂天災流行彼地已不能支今復聽其移粟我地亦將爲之續矣不知上爲民謀不如民之自爲謀彼其出而與人相貿易者皆其蓄積之有餘者也且薦饑之方誰肯坐而待死糴亦必不能禁其令一下奸吏蠹胥卽刼制商販恣其啗食谿壑已盈仍聽之去是禁制之令徒爲若輩貿利之地耳何如定爲厲禁有乘凶荒而閉糴者罪之卽爲常平之善政商賈永無吏胥之擾矣生民利病固難指數目前

所急莫此為甚故覼縷言之若夫利害之僅在一家僅在一邑者則屬私情何足以酬懇懇下問之意乎貞之所言儻有可采幸即告之撫軍因人情之患苦更一方之弊法其為二東造福不可窮極矣

留心地方疾苦具見經濟之學 汪蛟門

前知安丘縣事三原房公遺愛碑并銘

嘗讀班史循吏一傳其言政蹟人人殊至言治效則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未嘗不同趣而合轍也夫去後之思死後之祀豈循吏意中事然非此不足以徵其功德入人之深且遠也若三原房公之令安丘也在前崇禎丙子時明社將傾國計日促民生日困天下不復有可爲者而作令爲尤難公承其敝撫馭吏民一切以威愛劑之近者閱月遠者浹歲莫不就理渠丘城惡傳

之自昔公初至卽損奉修築增高三尺有奇增厚稱是樓櫓守禦之具咸備焉厥後盜賊蠭起環攻數四而屹然保障者公寔遺之也明末急催科而里豪率虔訟以逋賦至是又多寄托藩王家賦滋不均人以益困前令莫敢何問公請于衡國得其籍假借者不得行其弊遂蘇邑部景芝鎭舊有糜絲麴蘖諸稅公以其厲民悉捐之至徭賦之羨嘉腑之積毫髮亾所入私橐也庚辰大旱蝗公跣而禱于雹泉神祠雨澍應親率民驅蝗蝗皆出境又

籍收饑民作糜飼之全活者衆公餘燕閒大修孔子廟每朔望後一日輒詣學宮朝諸生而考課之勉以文行皆烝烝嚮風公治尚嚴明胥吏日在眉睫間而畏之如鬼神若聽斷則孳孳務寬平故鄰邑爭訟不決者皆投牒上官求公質成諸城咸甲有疑獄案已成矣公一訊得情釋之遠近歎服其動止以禮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能奪有寺人持中丞節巡行山左勢張甚所過有司皆束帶郊迎左右以告公毅然曰安有遊聖人之門而折腰于宦

官者乎竟引疾不出監司某性貪殘郡邑餽遺無節公往往垂槖謁之遂緣上計誣讁公河南行省幕僚去之日邑民遮道挽留不得則去數百里祖送之公之去迄今垂五十年父老子弟去德茲永思德茲浚相與輯其治狀請于學使者祀邑名宦祠意猶未已復請于令令成公取其政蹟勒諸堅珉以示永永而其辭則以屬余余以公之死而祀去而思旣與前史循吏有合而渠人能思公之功久而不忘皆盛事也故樂得而論次之公諱建極

字秉中陝西三原人崇禎四年進士除河南新鄉
知縣持母喪歸服除補安丘知縣謫河南布政司
照磨遷山西太原推官擢兵部車駕司 王事未赴
値國變以憂憤卒事功節義不勝書獨紀其著于
安丘者如此新令成公諱象理字璨嵒順治八年
順天舉人仁惠撫民與公治化前後相輝映于以
纂公事行以劖石有力焉法得附書因系以辭曰
相彼牟婁山隋水旋鬱葱靉靆餘二百年忽來艮
牧振古莫前如玉有瑞百行備焉君恩何私迺藉

斯賢威儀棣棣訟庭肅然冰稜玉尺不名一錢春
雨霡霂冬日暄妍黃耇稺齒戴均二天方歌來暮
孰促其遷公身則遷聲績攸傳裴回追憶久而彌
堅肖形于社昭德報虔刲羊炙豕祠鼓闐闐載勒
豐碑大書深鐫吏師臣鵠千秋式旃

課篇大雅修辭更極高古可當一卷漢書讀不
應以汎常德政碑目之周雪客

劉先生傳

先生諱公言字德白姓劉氏父諱瑜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爲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及補諸生鍾尚書羽正方致政里居開文社以收郡中士先生稱高第弟子會日尚書必設酒相勞以文成遲速爲授爵前後先生創藁最捷故常得先酌焉益都令某公父子掄元所謂以經義擅場名家者也嘗奇其文擢諸生冠迺數踏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子業

專肆力于詩古文詞卽事觸緒矢口成篇世之輇材小生含筆腐毫研精覃思者終不逮也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邃于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直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豪髮菑川韓君允嘉累困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于戌當于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逆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寔爲丙戌韓君果舉于鄉及戊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也晩年與先君論數學有合故好游安丘余八歲嘗就外塾先

君卽請爲童子師先生抗顏高坐頌禮詳明其立
教也先揖讓後誦習身示軌物未嘗以夏楚爲功
教授之暇跛履行堂中吟諷不絕潛聽之皆推獻
未就之詩也會先君有事都門卽告歸亾何先君
棄代先生徒步來弔望門而哭不勝其慟時以爲
有磨鏡之風己丑冬余就試郡城先生已皤然篤
老下簾賣卜余入其肆中雖寒窻紙鐙敗幃死枕
錯處其間而殘墨沾灑題詩滿牆猶然名士風流
也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藥褁糾纏牀蓐

淹頓差異世人耳歲在辛卯年數適符老妻借春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生死矣然則先生之術其亦神矣哉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

張貞曰先生貌清古性嚴峻余聽讀時所授書必令其無少齟齬乃已嘗記余誦魯論至足則吾能徵之句一字偶訛先生操齊音以相訓瞪目顧視抵几疾呼迄今思之猶若自其口出也俛卬今昔

已餘四十年每過郡城徘徊其里巷不惟先生之家盪然向盡即宗族戚鄰亦漸就澌滅久之而知其姓字者或寡矣余于暇日竊放蘇東坡記張道士易簡葉石林傳樂君嘉之意摭拾其一二軼事以識不忘因念當日者先君爲予擇師先生指授諄切習中皆作何想而余乃百年過半猶然昔人故論次之餘不無遺恨云

序事簡而有體一論俯仰低回使人吟諷不已

李渭清

馬仲君傳

君諱文政其先北平棗強人明初避花馬賊亂遷居青州之安丘父志善生四子長文寶君其仲也文寶諸生時當上丁大祀孔子廟諸弟子員各執其職文寶亦與有事焉薦祼禮成笙鏞既止籩豆告徹百執事事訖而退已犂明矣見熒火熒熒廊廡間文寶取一燭跋照歸私室有司聞之坐以擅取大祀神御物律戍陝西莊浪衞文寶念守法素謹一旦罹此旣大悔恨更以先壟繫心難其行君

慷慨前曰兄既不幸觸文罔妻孥傫然何堪遠游邊徼請以身代文寶沮不聽竟荷戈往其後子孫蕃衍為莊浪盛族多以扞禦功獵位偏裨者兩地音驛至今不絕焉生極謙文寶八世孫也排纘其事蹟門乞傳曰吾家自高祖以來得不棄親戚去廬墓猶為渠丘編民者無非先從祖之德其何能忘然欲使之不忘而傳之永久者惟吾子是賴予讀其狀知先朝之法凜然不可犯而孝弟之理猶存于人心皆佳話也故樂得而書之

論曰宋浦江鄭德璋仇家陷以死非當會逮揚州其兄德珪哀弟見誣以身代之竟斃于獄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流涕想見其人今觀文政兄弟間其行事何相類也世之人友朋徵逐飲食游燕一言相合指天日眞若骨肉可託以死生者至天倫之變反視若秦越偶與禍會本無可累輒避匿不出且目笑之或轉附他人相為齮齕焉以視文政何如也

雅健清淺雜之韓歐短文字中莫能辨也王敷

彝

只敘一事已足千古　汪蛟門

馬烈婦傳

馬烈婦閻氏青州安丘人父曰敬賓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長適同邑馬必泰子元成既饋而公姑交賀妯娌咸稱其賢必泰四子皆分箸出乃獨與元成居寔以新婦婉順能承膝下歡也歲甲子元成忽遘瘵疾烈婦憂之甚晝夜視藥餌罔怠見其夫痰悶喉中喀喀作聲輒豫以手承之疾可歲餘咳唾未嘗至地迨元成病革損及食飲烈婦如之已而日僅進一粥烈婦如之屬纊之前絕水漿者

六日烈婦亦知之元成竟死烈婦哭踊旣絕而蘇雖不自言死而形神慘憺有求死之色且元成當彌留時自知不起與諸親訣別以好語相勞勉款曲周至人人異辭其與烈婦最篤顧獨無一言及烈婦烈婦亦不刺促牀頭乞請遺令家衆已知其避人祕語意必有在矣遂嚴視之更三日歸寧其母牛已先下世泣拜其父所言皆劬勞罔極語又拜其弟曰此後無復望我矣遂往事居是誠在汝其勿僥倖貽堂上人憂也即日歸家人知之防閑

益密欲呼鄰嫗伴寢烈婦曰東家小姑可與共話何必攪老人夜眠邪其意蓋以少女易寐俟其睡去可得自裁耳姑覺竟以老嫗伴之又更八日其姑偶出爲姻家送葬烈婦取菜令其娣礱之作麋復紿其舅覓菜市中及闔向嫗于別室乃繞出孝堂後由北扉入躡棺而上先以繩自結其頸後係楝間足甫離棺烈婦死矣死後家人入室見其洒埽几筵炷香于罏面柩而縊顏色如生眞可謂之從容者矣烈婦十五歸元成二十七喪夫後其夫

十二日死時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也

張子曰烈婦居邑之東郭其地故有王烈婦曹李烈婦劉十八年間袂相屬也豈其遺烈所被遂成風俗歟聞之女德有成莫不藉師傅保姆之訓詩書圖史之戒琚瑀珩珮盥櫛縰笄之節迺彼三烈者王氏猶曰士族若李若馬皆生于閭閻識不由教志不由聽而慷慨就義矢死不回若此又聞閻女之死必泰方懼無以質其婦翁乃敬賓聞之不怒而喜曰吾有是女乎門戶之光也居然詩書禮

義之家矣噫詩書禮義之家果能盡如是乎哉

委折詳盡文筆甚工　黄俞邵

李烈婦鞠氏傳

張子曰甚矣節烈之少概見而傳之不可以意期也即以吾渠論之自有郡縣來已有此地其生人也爲夫爲婦不可以稊米計不幸而其夫先亾者什伯之一二耳夫亾而伏節死義者千萬之一二耳夫死之如此其難迺眞能死矣既不得邀烏頭雙闕之典即區區無益之虛名亦不能必之於身後豈不悲哉吾爲此懼苟其節義可稱雖里巷樵牧之家必考求而告之諸父老更合辭以白縣大

夫此外則非吾力所可及矣無已則紀次其事以
俟異日之采風者作李烈婦傳

李烈婦者安丘鞠瓚之第三女同邑李磐之妻也
年十九歸磐歸四年而磐病父母令其養病外舍
三數日烈婦必一出視之歷九月磐疾篤語烈婦
曰吾死矣汝何以爲計烈婦泣曰君幸不死即死
妾豈獨生復私語移時磐知其志已決趣父市二
棺以待及磐卒家衆方環哭烈婦亟入內室嘑一
嫗助之理妝妝成着常服出拜舅姑轉拜夫尸長

號數聲而止告其舅姑曰新婦欲爲亾者下舂螻蟻遲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兩大人蹔離此室舅姑聽之去又令家衆悉出獨留一小婢自侍結繩于門藉交牀以升謂婢曰吾投環後即去其牀勿遽啟院門勿遽解頸繫恐其復蘇也良久婢出而烈婦死去其夫卒夜漏尚未移刻康熙丙寅九月二十七日丑時也年二十有三

贊曰當譽之死也訃至烈婦家鞠母曰天乎壻遂不可救乎吾知女志必隨其夫死矣未幾而女訃

果至婦有兩女長四歲次未彌月甚憐愛之死前數日即絕其乳哺了無顧戀意此其慷慨赴義寬皆決於平時視夫變起倉卒激烈而死者已不侔矣又豈可與不知自愛委曲以圖存者同日語哉烈婦既死之五日芝生于梁正當其停匶處昔歸震川之傳王烈婦陸氏也謂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家三年三生芝世謂芝爲瑞草其應恒于壽考貴富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覲天道也已余于李烈婦亦云

有關係文字苐易於數見不鮮此獨淘汰精潔持論平正良史筆也 李渭清

淸故洛川知縣斗杓劉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化字季雅一字斗杓世居諸城琅邪臺下其地僻處海濱人皆以魚鹽爲業無知讀書者先生之父左濱公始以弦誦訓誨子孫而先生少負逸才踔厲風發出語驚其長老弱冠館於外家學日益就遂補校官弟子員萬曆巳酉舉于鄉數試禮部不第先生以母老思得一官以養甫謁選人而太夫人棄世服除授高陵知縣其治務持大體好教化邑祀孔子廟其壇壝例取諸女閭先生

曰是辱泮宮也華之著為令邑多大猾先生至廉得姦狀悉案以法旌善申明之制有司久視為故事先生別起善惡兩坊分別吏民淑慝揭名楣間月朔更集其人于庭親自飭厲一時凜然里嫗有訟其子不孝者先生坐嫗于門外令隸卒荷刑杖隨之其搒掠之輕重多寡一如嫗旨子號向母乞哀母見其狠藉亦感悔皆涕泣拜堂下先生復諭以順逆利害其子卒勉于孝制府以先生有治劇才奏遷洛川其治如高陵值歲大侵饑民多棄嬰

見於道先生令人收養日給稟既其無歸者後皆攜之返里資斧不足隨在付託故人。如託其子。初先生以不能媚上官間爲延安守所齮齕因賦逐鹿行以見志及捕一巨盜守復私之遂決意求去其對鄜州觀察王公云勿論太守某所不顧。即風憲如公。亦無以易某之志也。王頷之而已。乃竟中以考功法。報罷日賦詩官舍有彈章如藥可輕身之句。可想見其胷次矣先生既歸絕口不言居官時事性。故。善。酒。家貧不能常得。園竹正茂。時斫以

換酒得之則召故人子弟痛飲譚詩娓娓不倦否則徘徊竹下側弁而哦妻子饑寒弗顧也尤長草書欲求書者多載酒以往醉後淋漓揮灑人人得滿意去優游田里二十二年自卜葬地預刻死期而卒時順治丁酉七月八日也距生萬曆甲申得年七十有四曾祖諱榮祖諱某父諱某妣陳氏配王氏男子四人勵明翼明翹明軫明勵明諸生先卒翼明貢士卽世所稱詩人劉子羽也女子二人餘詳狀中猶憶辛亥之夏子羽持膠西王先生所

撰行狀請爲厥考文隧道之石予以辱交于子羽者久不敢以少賤辭然而執筆遲遲不下者已餘十年今子羽歸老海上不出戶庭亦且三年矣予滋懼夫流風日遠遂至失先生之眞也故表之曰嗚呼以予觀于先生殆古所稱循吏者哉班孟堅之傳黃霸也謂其置父老師帥勸善防姦范蔚宗之傳仇覽也謂其感化陳元卒成孝子今以先生之治行擬之豈遽不如乃其爵賞曾不能與張湯杜周輩相頡頏無他資格限之也葢明季止重甲

科一塗或不由此雖有魁壘拔出之材亦不過一命再命而止即入官之初人已有以窺其後日之所就固不繫其賢愚矣此先生所以馭於繩墨不竟設施歸來之後屏棄世務放懷詩酒至于遺戒諄諄欲爲裸葬人皆不訾而僅以詩酒人目之果有當于先生否乎故子表先生之墓而直謂之爲循吏使後之式墓者有所考信云

不僅以詩酒目先生是衡論撓大體處敘事簡潔有史漢風贊語更典核而婉暢 王敷彝

文最簡古引前史尤確實 汪蛟門

淇洞知縣李公墓表

康熙乙丑春余遊吳門今翰林編脩德州李先生紫瀾後至訪余虎丘之寓舍出淇洞公志銘家傳屬余表其九十餘年之葬蓋先生方整齊譜諜爲一家良史復摭拾先世事行遴海內之士能言者爲碑銘傳誄以蘄不朽淇洞公先生從高祖也且無子而猶不欲使之忞忞如此甚矣李先生之厚也其何敢辭謹按公汝材諱用卿字一字成吾以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逢時爲父以贈湖廣道

監察御史芥爲祖以琳爲曾祖公負性奇逸有一
往莫禦之氣非其志雖貴勢不輒屈也好讀書工
爲文章與弟汝棟早舉茂才異等皆彬彬有場屋
聲公扶義倜儻方伯公廉吏之橐不足供其揮斥
居恆謂吾父仕惟貧足以徵守吾輩未仕何必不
富富亦足以有爲也遂束書而講治生之術先是
婦翁周犖縣饒於財贈公田數百畮于是身率僮
奴僇力耕耨以所獲粟轉徙燕齊間又能窺予緩
收以勤儉佐之累訾至鉅萬公家既裕仍以原田

歸周氏隆慶庚午汝棟舉於鄉捷至賀者車騎闐咽里巷家人竊竊私語彈指贊歎公聞之奮然曰科名之足重如是乎即日遁居北郭屏跡墐戶穴竇以通食飲胠篋出故所束書習之窮晝夜力無閒嘗整肅冠裳對鏡自呼曰汝林爾欲鮮衣甘食泄泄沒世邪因慟哭自捶如是者三年爲萬曆癸酉亦舉於鄉亾何方伯公卒會州守新至偶以小過抶其家人公以爲辱已不勝憤憤公除後遽謁吏部選乞令洪洞葢以守家於此欲報前日之役

也時主爵者爲公舉主詢知其故笑從之公至而前守已削官里居公亦以事抶其家人旋投劾歸其去任事尚未浹月公既歸乃起大第日市牛酒與鄉里故人談讌相樂幾二十年而後終得壽六十娶於周暨娶於常皆無子以汝棟子煌爲子尋卒嗚呼昔孔子贊易於乾而以剛爲天德之首至言勇而必歸之仁者今觀李公謀積著則家埒素封圖功名則聲滿公車若睚眦之怨在眥寧自處于陋自處於褊不妨有傷於長者而必欲取快于

一旦故去一官猶敝屣此其中必有奮迅不可羈之才屈奇不可茹之志與夫桀亢不可貶之骨然則孔子之所謂勇者其在斯人歟所謂剛者亦即在斯人歟是年十一月長至日安丘張貞造

以一事括其平生屈彊之桀直遂之性無不曲曲傳神末一段出脫尤妙良史才也 李渭清